

谈散文写作

曹世钦



北京日报出版社

谈 散 文 写 作

曹世钦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日报印刷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 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0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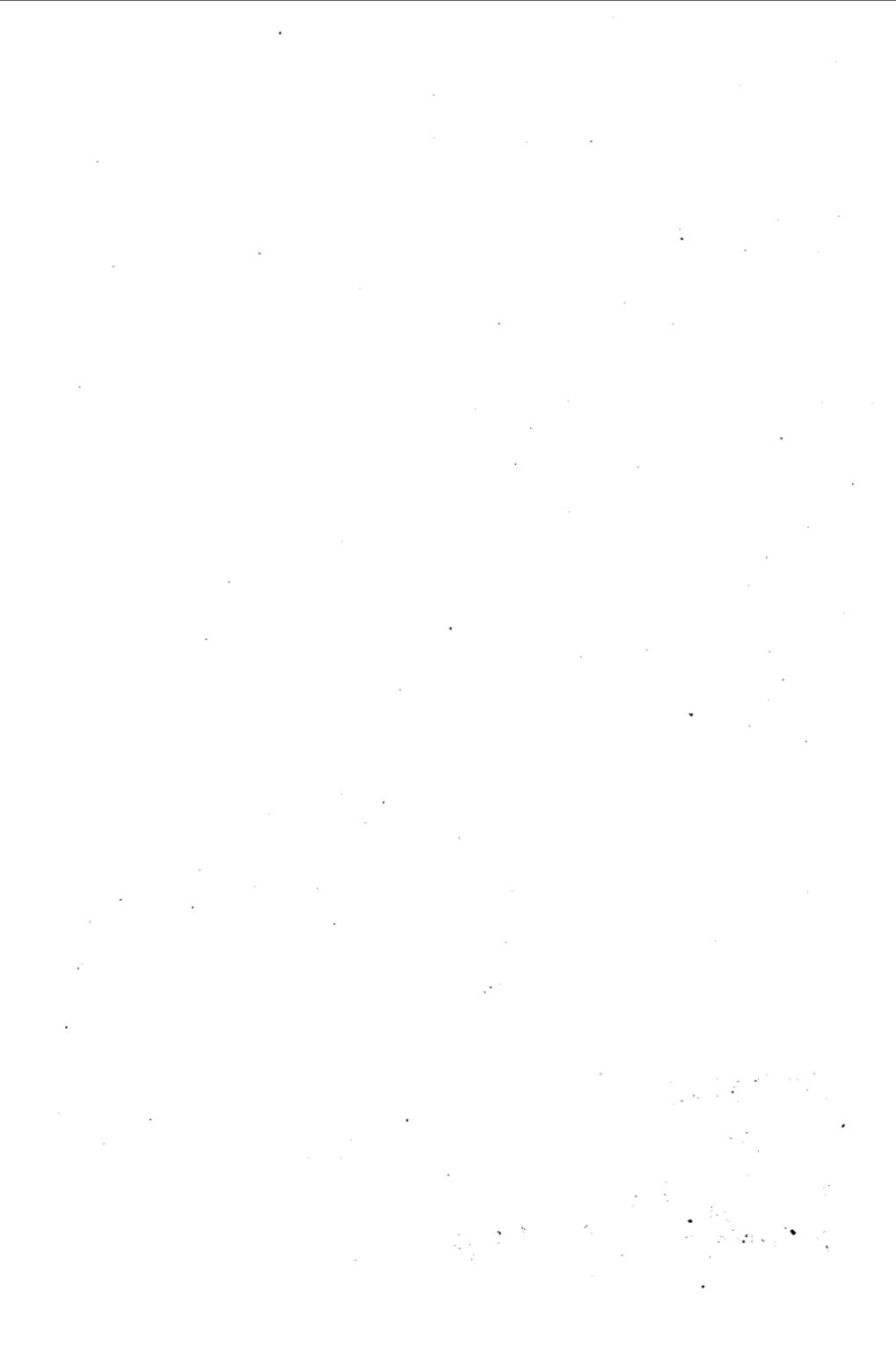
ISBN 7-80502-017-5/I0001

统一书号：9265 · 001 定价：1.00元

谈 散 文 写 作

曹世钦 著

《新闻与写作》编辑部
北京日报出版社



目 录

| | |
|-------------|----|
| 自序 | 5 |
| 要有一对审美的眼睛 | 7 |
| 散文的题目 | 12 |
| 花花草草小题目 | 16 |
| 比喻与联想 | 20 |
| 情趣 | 22 |
| 情趣与想象 | 25 |
| 谈谈意境美 | 28 |
| 寥寥数笔见功力 | 38 |
| 记忆的穿插 | 41 |
| 议论，闪光的思想 | 45 |
| 间歇是一种美 | 51 |
| 语言的声音与色彩 | 56 |
| 探进的知识性 | 62 |
| 自我形象的描绘 | 65 |
| 一半让人读 一半让人想 | 70 |

| | |
|---------------|-----|
| 散文中的人物与对话 | 73 |
| 描写要精确 叙事要清晰 | 81 |
| “千言”与“万里” | 86 |
| 游记散文的情与景 | 88 |
| 辛弃疾与断章 | 94 |
| 洞见，不只是文字修饰 | 97 |
| 《长长的行程》是怎样写出的 | 101 |
| 一篇没写成的散文 | 112 |
| 散文的天地 | 115 |
| 落笔不俗 | 117 |
| 文彩朴素 情感缠绵 | 119 |
| 从生活中摄取小景 | 124 |
| 关于《野菊花》的复信 | 130 |
| 关于《梦的寻梦园》的复信 | 136 |
| 诗画与抒情散文 | 141 |
| 观察·剪裁·构思 | 147 |
| 离宫，令我沉思的散文 | 155 |

自序

现在，我拿起笔来写自序了。

回过头一看，这三十多篇文章，字数不多，题目不少，虽然题目不少，却都是围绕一个问题来谈的，即是：怎样写散文。

我有一个愿望，能给青年初学写作者在散文写作方面指引路，讲讲写作散文的一些基本常识，或多或少能给他们一点帮助。幸好，有的青年初学写作者来信说，在《新闻与写作》月刊上读到这些文章后，符合他们的口味，给了他们一些帮助。我的愿望总算没有落空。我为之而高兴！

我也有过青年初学写作这样的时期。那时候，一方面读古今名家之作，一方面埋头写作，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甚至后者多于前者。苦恼之际，我多么渴望作家结合自己的体会，具体地而不是空洞地、细致地而不是粗略地谈谈如何写散文。随着年华的流逝，写作水平也不断有所提高，自己的体会渐渐总结出来了，才悟到，一步步走进散文的天地里，有过快乐，更多的则是艰辛。

虽说已经编完《杏花集》、《情在南北》两个散文集子，当我给青年初学写作者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也常

常面对台灯沉思：还要努力，再努力，让自己笔下的散文迈进新的里程。

《谈散文写作》，最初并无完整的计划，也不曾想过要结集出书，这些文章的形成，是由于三个原因：一是读了许多古今中外优秀散文，很有一些感受，尤其在艺术手法上感受更多；二是自己写散文中对于观察、剪裁、构思、语言等方面总结出一些体会；三是有的青年初学写作者来信出题目，也启发了我的思考。于是，将随时想到的问题写成“散文写作随笔”，在《新闻与写作》所开辟的“散文讲座”专栏中陆续发出，还有几篇是发表在《散文》月刊等报刊上的。两年以来，积累下这些篇章，为方便读者，《新闻与写作》编辑部作为增刊编成这本书。编辑时，把目录作了重新安排，使之在内容上尽可能有点系统性。

可以说，谈到的问题不少，但对于散文创作来讲，谈得仍不够全面，有的问题我还没想到，有的问题因不曾作过研究，也未涉及，以后也可能再补写一些篇章。

有的青年初学写作者问：我能写好散文吗？

我说：你每天都从生活中吸收许多有益的东西，只要勤于学习和思考，努力研究和创作，经验自会积累起来的，散文自能写好的。

我也盼望着，盼望在散文这片文学的天地里，涌现出许多许多有才华的新手。会的，一定会的。

青年初学写作者朋友们，这本书既然想起引路的作用，那就把它当作你的一个不成熟的向导吧！

作 者

1986年9月11日北京

要有一对审美的眼睛

客观事物的美，只要目光所触及到的，你能看得见，他能看得见，我也能看得见；其实不然，都能看得见，并不一定都看见了，更不一定都能发现它的美。欧洲有一位大画师说：“有些人看了一辈子，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讲的是对于艺术之美，原因就在于有的人并不具备一对审美的眼睛。

写抒情散文，就要善于发现客观事物之美；那些美的，艺术地再现于散文之中，可以令人陶醉，引人遐思，还可以使人们的知识眼界有所开阔，精神为之升华。

散文的作者发现了美，要捕捉到它，要把它与思想感情融汇在一起，这样写出来的客观景物美，已经是经过艺术提炼的了。同是一种客观景物，不同的作者，由于气质、爱好、经历和当时的心情与所处的环境等等的不同，所发现的美必然是不相同的。

这里从描写日本樱花的散文中选出三例，看看不同的作家是怎样发现美的吧！

“这时我忽然看到，山路的两旁，簇拥着雨后盛开的几百树几千树的樱花！这樱花，一堆堆，一层层，花象云海似的，在朝阳下绯红万顷，溢彩流光。”

冰心在《樱花赞》中所描写的是一个百树千树的大场面，她所看到的美是“簇拥”着的，是“绯红万顷”的，是“溢彩流光”的。作者是轮廓的描写，不是具体的描写，并没写一株树，一朵花，创造的艺术形象是一层层花，一堆堆花。作者以欣赏的心情在看，在想，也即是最初的艺术构思。

“在深山人家院落里，看到一株巨大樱树，带雨的樱花为灯光照亮，花瓣有如灿灿银片，我说‘上次来访镰仓落春雨，这次又是春雨，真美极了！’”

刘白羽在《樱海情思》中所写的樱花，是一株大树，所发现的美，是灯光里的带雨的花瓣，创造的艺术形象是如“灿灿银片”。描写是具体的，不是轮廓的。从心情看来，作者将两次访镰仓都遇雨联系在一起了，两次都有美的感受，心情激动之际，才写出“真美极了”！

“四下里一片火海，人们的悲剧和劳苦到了这种地步，然而上面却只顾任性地继续进行战争，从天上落下来大火。在这样的情况下，八重樱却开得这样的美，这是多么深刻的景象啊！”

日本作家佐多稻子在《谈花》中的这段描写，是属于看樱花而发感叹的。作者欣赏的是樱花的美，心中所联想到的却是战火年代与这樱花的不相称，以樱花的美所表达的是日本人民厌恶当时的当局任意发动惨无人道的战争，渴望和平地过日子。作者把樱花与战火、美好与丑恶两相对照，所以，尽管没有具体描绘樱花如何美丽，却能让人想象到战火摧残下的那片难得的美丽环境，作者说是“多么深刻的景象”，读者会想到，作者该是多

么深刻的寓意啊！

从以上对于樱花的三种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所发现的客观景物美，在散文中表现时是和自己当时的心情紧紧扣在了一起，不管是轮廓描写，还是具体描写，都有情感流泄于其中。

散文作者发现了客观景物美，往往又不独是客观景物美，通过联想，赋予了客观景物以精神美的因素，甚至精神美更胜于客观景物美。杨朔在描写翠湖茶花时，是和劳动创造的美揉在一起而表现茶花之美的，劳动创造的美，所含的精神是更美的。

日本作家堀文子在《茶花之乡》中写了这样一段：

“野生的原种茶花有独特的美。天然去雕饰，显示着纯洁、严正的品格。红花的中心立着白色圆柱形的雄蕊，顶上簇拥着黄色的花药，这是公认的只有茶花才具备的美。”

作者通过一朵花的一个角度作了具体描绘，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雄蕊，所赞扬的却是纯洁、严正的品格。品格的美赋予茶花的形象之内，却远远胜过茶花的美。

散文作者对客观景物美的发现和表现，其艺术手法是多方面的。

有的是通过想象发现客观景物之美的。比如对于雨后森林的描写，“象刚刚睁开眼睛一般，谁都想用温暖的春雨洗净自己黝黑而脏污的脸”。如果写雨后的森林“很新鲜”，就不能显示它的美，用睁开的眼睛和洗脸来想象它的美，就创造了美的形象。

有的是通过比较发现客观某一种景物之美的。

“我一向觉得牵牛花有多美……可是今年夏天，一

早就起床，见到了刚开的花，那娇嫩的样子，实在很美，同美人蕉、天竺葵比起来，又显得格外艳丽。牵牛花的生命不过一二小时，看它那娇嫩的神情，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这是日本作家贺直哉在《牵牛花》中抒发的感情，用了两个层次写牵牛花的美，一是从与美人蕉等花的比较中发现牵牛花的美，一是和自己的少年时代相联系，那时只知道娇嫩美，到了老年才真正觉得它美了。以此说明，有的景物美，一时看不到它，后来从另一景物受到启发才发现它是美的。这个过程，便是思想升华的过程，不只看到了它的美，而且从中还悟出了一点道理，于是一篇散文也即在酝酿之中了。

发现了客观景物美，可以叫作视有可见，但是还有一个表现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是发现，还不能只是比较，还要能想象，更要能与心境融汇在一起，表达的是客观景物美，更是人的心灵美。这个表现，即是把所看到的客观景物美，在散文中有选择地运用，要突出的，要舍弃的；要轮廓描绘的，要具体描绘的，一定要有轻与重、主与次、前与后的分别。对于客观景物美的表现，不在于全面，也不在于笔墨之多，而在于有选择，有侧重，有美的特色，有真实的充沛的情感。

对于所观察到的美的素材，如果舍不得剪裁，大量的实的素材占据了散文的篇幅，就会出现一种毛病：庞杂的素材挤掉了情感的抒发，臃肿的文字冲淡了美的魅力，即使你观察到了客观景物的美，自己的情绪也很激动，但是却不能满意地把所感受到的美在散文中表现出来。所以说，视有所见，还要用有所选。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想引用法国大画家安格尔在《论艺术》中的一段话，这话是对他的学生讲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散文作者也有启发：“请热爱真实，因为它是美的，只要您能辨认它，并深刻感受它。但愿您的眼睛看得真切一些，敏锐一些，除此我别无要求。”

散文作者如美术家一样，应该有一对审美的眼睛。

注：文中引用日本作家的文字，除《谈花》引自《外国散文选》以外，其余均见《日本散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年1月号《新闻与写作》）



散文的题目

有的青年业余作者来信，希望我谈谈散文题目的选择。

散文的题目可比喻为散文意境的门窗，有华丽的，有朴素的，有平淡的，有新奇的，有含蓄的，有富于诗意的，有一字为题的，也有长到十余字的，这可说是千姿百态了。读者从题目读起，渐渐进入散文优美的境界之中。尽管题目比之于内容还不那么重要，然而那些新颖的、富有诗意的、含蓄的题目，比之一般的常见的题目，要醒人眼目，引人入胜。

一篇散文，应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题目，它不只要告诉读者本篇散文的意图（当然不直截了当为好），更具有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

常见到的散文题目，直接表达内容的比较多。记述一个人物，描绘一个地方，游览一处古迹，以人名、地名、特产、古迹为题目。这一类题目虽属一般，如果所写的人物、景物是有特色的，也能吸引读者。比如：《藤野先生》（鲁迅）、《梅园新村之行》（郭沫若）、《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俞平伯）。日常更多见的散文题目却是《长安道上》、《太湖游记》、《泰山风光》等等一类，尽管这些名胜有许多人写过了，因

为作者所摄取的景物和所发抒的感怀不同，读者也愿意读。象《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朱自清与俞平伯同游览时产生的同一个题目，正因为感受不同，文情各异，读来都颇有味道。但是有一点应该注意，凡是人家写过多次的名胜古迹，在内容上你能写出新意，在题目上也应跳出人家用过多次的早已被人熟知的那类题目的圈子，能从自己写出的那点新意上出题目就更好了。

含蓄的题目，应该是散文的理想题目，它的字数虽然不多，却能够令人思索。比如：《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梳妆台做成的书桌》（冰心）、《我还没有见过长城》（吴伯箫）。这类题目，内容不向读者透露，含义也深沉，可以让人从题目上体味到作者所寄予的感情，所以能吸引读者。

有的是用古人的诗句为题，《回首可怜歌舞地——西安游记》（徐迟），用的是杜甫的诗句，有的是借用诗意，《山是青的云是白的》（陈学昭）。这类散文题目是以优美的形象出现的，自然也能吸引读者。

有的散文题目与内容不尽符合，写的是某地游记，而内容却是写人物或是写一种特产，只是说明写的这个人物或者特产是这个地方的，可看作是借题发挥。常常是内容出其不易地胜过了题目。《新安游记》（孙犁）并不是通常游记的写法，而是讲了一个抗日英雄除汉奸的故事。

有的是以自然界的景物为题目，森林，泉水，鱼池，白杨，青松，车船，亭阁，黄河，长江，等等。这类题目在散文中也是多见的，题目不新鲜，只能以散文的意境美和语言美而吸引读者。

有的是以“走笔”、“漫笔”、“纪事”、“小札”、“闻录”、“掠影”等等为题目，比较平淡俗气，难以引人注目。这类题目是容易得到的。可是也往往由于作者难以得到一个理想的题目才这样标的。当然有的却是为了写几篇系统的散文而这样标题的，如掠影之几或小札之几。

还有一类散文题目是落入俗套的，也是不能给读者以新鲜感觉的，比如《乡情》、《我的故乡》、《故乡的那棵老松树》、《风雨送我归故里》、《啊，故乡的那条小河》等等。写故乡的散文在内容上多是新旧对比的，所以题目也难以出新意。在这种题目下自然也有优秀的散文，但从题目应有艺术魅力来讲，还是不落俗套为好。

作者的艺术眼光不一样，题目的产生也不一样。

一篇散文题目的产生有难也有易。有的是先有感受后有题目，而后在激动之际作起文章。也有的是有了感受并无题目，说无题目也有个大概的想法，然而题目不清晰，要写的意境却在头脑里清晰了，这时非写出不可，于是散文产生了，而题目如何标法，想来想去，甚至全文经过修改之后已经抄在稿纸上，而题目还不能落在纸上。这种情况，作者是处在比较过程之中，总想从一些题目的比较中选择出满意的。这是好现象，只有重视题目，而后标出的题目才符合整篇散文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需要。

散文的题目忌造作，造作的题目难以体现真实的情感，更忌晦涩难懂，让人读过散文之后，并不知题目含义所在，这当然不属于含蓄之类。题目不直接吐露内



容是需要的，故意把题目拉得离内容千里之遥，也没必要，因为这并不说明题目是富有艺术性的。

散文的题目与散文内容中的情是相系在一起的，艺术魅力是相呼应的，语言美是相一致的。

散文的作者应该重视散文的题目，要用心选择满意的标题，甚至有的也值得象推敲诗句一样，反复斟酌一番再标出。尤其写的是与别人同类题材的散文，不只在内容上要做到与别人的散文不雷同，在题目上也要新颖，出众。

散文写得好，题目也好，这是文与题的和谐美；散文写得好，题目却不好，不能不说这是遗憾的；如其在发表之后感到遗憾，则不如写的时候就用心为自己的散文选择个好题目。

(1986年12月号《新闻与写作》)

